

葬花

〔日〕渡边淳一

陈喜儒译



I313.4
146
3

花葬

〔日〕渡边淳一

陈喜儒译



038789



女子学院 0056981

作家出版社

花 葬

作者：(日)渡边淳一

译者：陈喜儒

责任编辑：崔艾真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刘国庆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文字 603 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53 千

版次：198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63-0075-3/I·74

统一书号：10248·0247

印数：0001—24,000 册

定价：2.35 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访荻野吟子的故乡（代序）

陈喜儒

六月的日本，正是梅雨时节。飘飘洒洒的细雨象绢丝一样，密密地斜织着，使天地之间笼罩着白朦朦的烟雾。

坐在车里，我不由得自怨自艾起来。去寻找小说中主人公的足迹，纵然是纪实小说，也未免过于迂腐，何况是冒着雨，驱车百余公里呢？如果往返徒劳，一无所获，我怎么对得起这两位抛下工作、为我开车的农民朋友呢？

这次贸然出访，也怨我自己。记得那是到茨城县农村采访的第二个星期，我们住在牟田町巴农寮，晚上无事喝酒闲聊时，不知怎么扯到了埼玉县，我随口说，我正在翻译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长篇纪实小说《花葬》，主人公荻野吟子的故乡就在埼玉县北部的俵瀬村。过了几天，也就把这件事忘了。

可是，一个星期以后，当我们移居到茨城町清水澄家里住时，寺沼泉先生来电话说，他打听了许多人，有人说有俵瀬村，有人说没有，莫衷一是，所以决定明天与酒井诚一起陪我到北埼玉一带去找一找，即使找不着，看一看那里的风土人情，也会对翻译有帮助的，我几次想婉言谢绝，但他坚持说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早晨准时出发。放下电话，我心里很过意不去。这两位朋友都是养奶牛的专业户，陪我出去，繁重的劳动势必落在他们妻子儿女身上，况且驱车百余公里，路又不熟，是相当劳累的。他们的热情使我不好再推辞，只好从命。

《花葬》这本书是我五年前读的。那是陪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到呼和浩特访问时，在蒙族作家敖德斯尔的书架上偶然发现的。晚上没事，就带回宾馆去看，没想到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书中描写了大家闺秀荻野吟子出嫁后，因其丈夫有花柳病并传给了她而离婚。她立志学医，为了拯救自己，同时也为了拯救那些因得淋病而无处就医的姐妹。但明治初年，根本不许妇女学医。她冲破封建的牢笼，历尽艰辛，终于成为日本第一个女医生。她的坎坷道路，辛苦遭逢，是日本近代妇女觉醒，追求自由、爱情、理想的生动写照。

作者渡边淳一原来是一个医生，后来抛弃了手中的手术刀，用笔来探索人生。十几年来笔耕不辍，使他的医学小说在日本文坛上独树一帜。他认为笔和手术刀“从探索人的意义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医学是探索人的肉体，而文学则探索人的精神”。《花葬》的素材，是他在札幌医科大学任教时偶然发现的。

有一次，他收拾办公桌，看见了一本关于荻野吟子的小册子，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于是到吟子生前学习、工作的地方调查采访，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后来又拍成了电视剧，使这个早已被历史烟尘淹没的女医生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在吟子逝世六十五年之后的今天，在她的故土家园，还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她的事迹吗？

天空灰朦朦的，云层很低，压得人透不过气来。雨越下越大，豆粒大的雨点狂暴地落在车顶上，好象一群野马狂奔而过。

车走走停停。雨大，路滑，能见度很差，来往车辆象蜗牛一样缓缓爬行。我叹了口气，心里更加惴惴不安，恨不得马上调转车头回清水家。

二

下午一点钟，我们到达群马县太田市。太田与埼玉县仅有一水之隔，过了利根川大桥，就是埼玉县。

这时，天晴了。风平云散，天空明净碧蓝，显得比平时更晴朗。公路两旁是稻田、麦田。稻田刚刚插完秧，一束束稻苗好象还没睡醒，懒洋洋的。而麦子正在拔节，健壮挺拔，一片葱绿。

田野里没有人影，于是我们直奔农家问路。《花葬》中说，吟子1851年生于埼玉县武藏国幡罗郡俵瀬村。从书中描写的地理位置来看肯定是这一带。然而那位修理农机具的年轻农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他热情地拿出当地的详

细地图来找，结果还是没有。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难道跑了半天白跑了吗？

那个年轻农民看我们很沮丧，又安慰我们说，明治年间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地名变化很大，最好到几里之外的妻沼町公所去问一问，也许会有收获，并详细画了一张路线图。

辞别农民，我们又上路了。焦急中，也有一点悲凉。因为几年前，我曾到北海道小樽市访问。那里是无产阶级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成长战斗过的地方。在一家书店里，我问几位日本青年读没读过小林多喜二的作品，他们摇了摇头，眼睛里闪着迷茫疑惑的光。这使我大为失望，发了一番感慨。难道吟子在她的故乡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吗？

妻沼町公所是一座很豪华的建筑。走进大门，有一个很大的大厅，左侧是传达室，两位身着蓝色西装的年轻姑娘彬彬有礼地问明了我们的来意，并没有让我们登记，也没有要我的护照，就微笑着领我们进了产业科。

一位叫冈田一郎的股长忙迎上来，叫我们坐到办公室旁边的接待室里。我告诉他，我是来日本农村采访的中国作家，正在翻译《花葬》，很希望能找到荻野吟子的故居或家族，所以到这里来了。冈田是个很年轻的地方官员，知道我是中国人后说了许多友好的话，并告诉我说：“幡罗郡早已不存在了。那是明治年间行政区名，而俵瀬村也早已于1955年村町合并时划入妻沼町，但那里现在只有一户人家，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名。”说着，他转身拿出两本小册子递给我，说，“荻野吟子的事迹，这一带家喻户晓，1968年四

月，妻沼町的秦小学还为她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花葬》一书出版后，有不少外地人来这里寻访吟子的故居，可惜荻野家早已搬到东京去了，原来的房屋也几易其主，现在已不复存在了。1972年，在她故居原址建了一个小公园，立了石碑，以表彰她的业绩。这里现在被埼玉县民选为埼玉百景之一。本町有一位乡土文化史家叫奈良原春作，写了《荻野吟子》和《荻野吟子抄》两本书，向县民介绍她不朽的一生。你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拜访他。”

奈良原春作住在妻沼町大字根22号一个杂乱的小院里。他今年六十多岁，胖胖的，原来是町公所的文书，从事乡土史编写工作。日本的各级地方政府很重视本乡本镇的历史，各地都有印刷精美的乡土史料，以激起当地居民对故乡的热爱。奈良原早已退休，但仍然热衷于乡土史的写作，不断有新书问世。

他的书房很小，三面是书，中间是个矮几，周围放着几个装资料的纸箱。我大概是第一个到这里来访问的“洋鬼子”，他有点紧张，手忙脚乱地打开一个个纸箱，拿出一束束整整齐齐的资料。我翻看了几页，资料翔实，调查精细，但文字平淡，缺乏文艺作品的感情色彩和感人的艺术力量。这也许就是“文”与“史”的区别吧。

三

告别奈良原春作，我们前往大字俵瀬——当年的俵瀬村。

俵瀬位于利根川和福川交汇的三角地带，现在只有一户

人家孤伶伶地耸立在小麦、大葱、胡萝卜地中间。原来荻野家那掩映在山毛榉中间宛若城堡般的高大宅第，早已不见踪影，只是在原来的宅基上建立了一个约有五十平米的纪念公园。

入口处是一个约三米高闪亮的四角形大理石石柱，上面镌刻着“荻野吟子诞生地”七个大字。石柱后面是一块高丈余的青褐色圆形石碑，前面刻着吟子的生平事迹，后面刻着她生前最爱唱的一首歌的两句歌词：为友情献身，是人生最高尚圣洁的爱。

冈田一郎说：“吟子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她小时候就聪慧过人。当时的女孩是不能读书的，但私塾的先生来教她哥哥时，她就偷偷躲在后面听讲。只要老师一来，她不管与小朋友玩得多高兴，也要跑回来听课，而且比哥哥记得还快。听老人讲，她十岁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她父亲曾经慨叹说，可惜是个女孩，不然准有出息……”

纪念公园后面是利根川大堤。我信步向堤上走去。登上大堤，视野豁然开朗，凉爽的河风扑面而来。河水静悄悄地流着，闪着粼粼的波光。

一百多年前，吟子在一个大雾迷朦的早晨，不顾父母兄弟的劝阻和乡亲的白眼，沿着河堤向东京走去，为实现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勇敢地抗争、奋斗，终于成为日本第一个女医生。如今，她已得到社会的承认，受到人们的尊敬，她的名字刻在她的故乡，刻在她工作过的北海道。然而，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她成功后的苦闷和烦恼？因为她发现手中的手术刀并不能拯救那陷在水深火热中的姐妹，她的医术也不能把妇

女从封建的枷锁和市俗的偏见以及贫困中解放出来。事业的成功带给她的不是喜悦而是更加沉重的无法解脱的苦闷。她苦苦思索、追求，最后皈依宗教，想寻找一条能带给妇女光明幸福的道路，然而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她，打碎了她一切幻梦。诚然，如果她留在东京，不到北海道去建立基督教的理想之邦，她会做一个社会活动家，日本第一个女医生名垂青史，度过辉煌的后半生。然而她的可贵之处，她的最宝贵的性格，正在于不为名利所羁，奋不顾身地求索。她的一生是悲哀的、凄凉的、充满遗憾的，但也是充实的、幸福的、闪光的。

她的故乡的人们没有忘记她，这使我感到欣慰。然而，她内心的孤独，幻灭的痛苦，又有谁能知道和理解呢？

站在河堤上，举目远眺，利根川烟波浩淼，庄严而美丽。滚滚河水，打着旋涡，带着我的满足和遗憾，缓缓向太平洋流去。

1986年6月18日写于日本茨城县牛田町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长篇记实体小说。它记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女医生荻野吟子一生的坎坷境遇。吟子出嫁后，其丈夫将花柳病传给了她，她毅然离婚。离婚后，吟子立志学医，为了拯救自己，同时也为了拯救那些得了性病而无处求医的妇女。但日本明治初年，妇女学医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有着远大抱负和叛道精神的吟子，冲破世俗的重重阻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医生，成为女性的先觉者。

作者简介

渡边淳一是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主要作品有：《无影灯》、《雪花飘舞》、《心脏移植》、《死后整容》等。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医务生活，深沉含蓄，以小见大，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内容。

目 录

访荻野吟子的故乡 (代序)	陈喜儒(1)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7)
第五章.....	(40)
第六章.....	(47)
第七章.....	(54)
第八章.....	(68)
第九章.....	(98)
第十章.....	(154)
第十一章.....	(179)
第十二章.....	(197)
第十三章.....	(237)
第十四章.....	(248)
第十五章.....	(275)

第十六章.....	(296)
第十七章.....	(313)
第十八章.....	(320)
第十九章.....	(343)
第二十章.....	(347)
第二十一章.....	(364)
第二十二章.....	(378)

第一章

利根川是关东第一大河。

从上信越群山中流下来的雪水到达北崎的玉俵瀨时，已是一条水量充沛、水面宽阔、烟波浩淼的大河。这里没有上游那种横冲直撞、拍打岩石的湍流，悠悠河面上，张着白帆的大船顺流缓缓而下。极目所至，水面上有十四个白帆。站在岸上凝神远眺，仿佛那船、那水、那万千气象都凝固在柔和的春光之中，连那水手们划船的“嗨——哟——嗨——哟”的号子声也被融融春色溶化吸收了。

靠近岸边的是河滩，河滩前面是土堤，从土堤到街道的松林之间是一马平川的绿色麦田。

俵瀨村的名主^①荻野绫三郎的府邸位于麦田的中央，豪华的建筑物掩映在郁郁葱葱的山毛榉和棕榈之中。正面是大门，后面是白色的仓库。从堤上俯瞰，宛若拔地而起的一座城堡。

① 江户时代由村镇绅士担任的该地区的行政代表。

这一带姓荻野的很多，都是足利氏的分支，家徽也与足利家完全相同。绫三郎家被称为上荻野，与下荻野一样都是颇有历史的门第。他们虽是农家，但很早以前就被允许起名带刀^①了。家主荻野绫三郎今年五十二岁，三年前因顽固的关节痛，几乎整天躺在里面的房间里，闭门不出。长子保坪二十四岁，尚未娶亲，但他对农业兴趣索然。实际上主持家务的是绫三郎四十五岁的妻子嘉与。

嘉与身材矮小，眉目清秀，贤慧精干。她独自料理家务，支撑门庭，使荻野绫三郎家不负俵瀬村首富的盛名。每天干完活，她总是等丈夫、儿子、长工、佣人洗完澡后才入浴。她认为一家的主妇一切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全家人之后。荻野家共有七个孩子，保坪和增坪是儿子，余下五个全是女儿，均已出嫁。女儿们大概继承了嘉与的血统，都很聪颖，能读善写，贤淑美丽。

村子里的人对荻野家都很敬畏尊重，“学学人家上荻野家”是这一带人们的口头禅。

可是，最近对于这个体面美满的上荻野家却有些奇怪的流言蜚语。

这是因为三年前嫁给八日里^②之外川上村有钱有势的稻村家长子贯一郎为妻的五女吟从婆家回来了。她不是一般的回乡省亲，或坐月子，而是一个人独自挟着包袱回来的，一住就是半个来月。

① 江户时代根据门第和功劳允许平民起名字佩刀。

② 一日里等于3.9公里。

对于这件事，荻野家的人缄口不说，就是长工们也守口如瓶。但是，确实有人亲眼看到了沿着利根川往娘家走的吟，而且不只一个人，是三个人都看到了。

如果利根川不发洪水，这里是十年如一日、静寂如一潭死水。东京虽然已经维新，成立了明治政府，天皇陛下已由京都移往东京，东京正在发生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但尚未波及到北崎玉。

村里的人精神上感到饥馑枯燥，渴望用流言蜚语来填补他们的空虚。不管是婚丧嫁娶，他们都津津乐道，反正他们渴望有新的话题。在这时，以家风严谨而名闻遐迩的荻野家的女儿从婆家不明不白地回来了，这无疑是可以充分满足村里人好奇心的一件事。

“婆家有什么事吧？”

“五小姐在以美貌著称的荻野家五姊妹中可以说独占鳌头，而且贤淑聪慧。”

“她回来，实在不好理解。”

“我听说，她好象得了什么忧郁症，是回来养病的。”

“可是，没看见川上稻村家有人来过呀？”

“没见过，真有点怪。”

“是不是跟婆婆或者丈夫的关系不好呢？”

“她很聪明贤慧，我想不会的。而且川上村的稻村先生以前做过代官^①，也是官宦人家。那个叫瀬的婆婆还健在，治家也是很严谨的。”

① 江户时代，政府直辖领地的地方官。